

奉使俄羅斯日記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奉使俄羅斯日記	清張鳳翽
與俄羅斯國定界之碑	清徐元文
尼布楚城考	清何秋濤
俄羅斯佐領考	清俞正燮
俄羅斯進呈書籍目錄	清佚名
伊犁定約中俄談話錄	清佚名

神州國光社

主
編
者

程 演 生
李 季
王 獨 清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程 演 生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神州國光社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

序 言

當清道光末季，侯官林則徐先生家居養疾；時方鴉片戰後，西洋諸國正向中國策進侵略，朝野多以英法爲憂；後進咸就先生諮請方略，先生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見李元度先生事略林文忠公事略）

試觀十九世紀以來，中俄兩國所演之歷史，較鴉片戰前日益繁重，林先生之言可云中矣。唯在八十餘載之前，何其知之審而言之決若操左券如斯邪？余嘗讀北盟彙編及朔方備乘二書，見先生官粵時所譯俄羅斯總記，於彼國歷史地理述說極詳；是先生於俄之東侵收策，終爲中國患，勢所必至，早已瞭然於胸中，非謾語無據者也。

俄羅斯之爲患中國，歷史具在，斑斑可考也。今後中國若猶蹈故轍，不善應付，其患更至若何地步，殊未可逆料！然余意俄患不足憂，即其他外患亦不足憂，先哲有言，『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國際間之親善聯盟，或爲仇敵互撼，瞬息萬變，亦何常之有。今日親善，明日即可變爲仇敵，今日仇敵，明日復可變爲親善，唯視其國家本身利害而發生不同之關係；觀最近

英法德意日俄諸強之國交，幾於一日一轉動，吾人可以證之。

且所謂患者，又未嘗不可『化險爲夷』、『因禍爲福』。此第在主持國家者，臨機決斷，應付之得宜與否；不需受國勢之強弱而拘束之。土耳其被俄羅斯侵略之國家也，其革命政府，因利乘便，馳張得宜，轉假借蘇俄軍資力量，造成今日之地位。暹羅爲英法殖民地緩沖之國家也，日逼迫於兩大之間，可云進退維谷矣，而亦以努力應付，湊合機會，竟維持其獨立之局面。中國國勢反有望塵莫及之概，可見事在人爲也。

此冊所輯錄者，書共六種：一，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一卷。二，徐元文俄羅斯疆界碑記一卷。三，何秋濤尼布楚城攷一卷。四，俞正燮俄羅斯佐領考一卷。五，佚名俄羅斯進呈書籍目錄一卷。六，佚名伊犁定約中俄談話錄四卷。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一名漠北日記，清四川遂寧張鵬翮撰；鵬翮字運青，康熙庚戌九年進士，歷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康熙二十七年，清廷與俄羅斯在雅克薩二次兵爭結束後，命內大臣索額圖率大軍奉使俄羅斯，議訂和約；時鵬翮爲兵部督捕理事官，同豫參畫，取道喀爾喀前往，此其途中紀程之作。喀爾喀北部與俄接壤，其往來之道，卽今自張家口至庫倫恰克圖之路，惟時喀爾喀尙未屬於清室，臺站未設，故記中所述多途中紆迴困苦之狀，較

之近日之交通又迥異也。但其行至喀爾喀，適值喀爾喀與噶爾丹（記作額諾德）戰爭，阻於兵，竟未達俄境；繼又奉旨折還，僅差參領索羅和博洛河泰員外喇喜等往俄羅斯，與俄使臣費岳多羅（記作蜚托羅）會於色冷額（即色楞額河）至明年（二十八年）乃復使索額圖修國綱等，赴尼布楚訂約，至葉貝加爾湖以東之地而不知取。

俄羅斯疆界碑記，清江蘇崑山徐元文撰；元文字公肅，康熙己亥十六年狀元，歷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此碑即尼布楚條約之原文，原列五種文字，摩崖格爾必齊河諸地；據皇朝通志云：『御製與俄羅斯定約分界碑文，國書行書俄羅斯蒙古拉題諾。』所謂國書即滿文，行書即漢文，拉題諾即拉丁文也。漢文爲元文所撰，但其文與平定羅刹方略所載者，頗有異同，方略之第六條，爲此卷第五條之末三句，他條文字亦略有出入。又黑龍外紀云：『嘗從土人得分界約盟清文，較世傳碑文漢文，微有異同，譯出以供參考；其譯文云，「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大臣索額圖內大臣都統一等公舅舅修國綱都統朗談都統班達爾善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護軍統領馬喇侍郎溫達，會同俄羅斯察罕汗使臣俄昆尼等，在尼布楚地公議得，』云云。其下條文與漢文詞句稍別，大體無異，茲不具錄；觀譯文字字真樸，實比漢文序文藻飾歌頌爲得體也。

尼布楚城攷，清福建光澤何秋濤撰；秋濤字願船，道光某年進士，歷官刑部主事。此考纂述諸史，哀採羣書，以證明尼布楚城之故蹟，并及俄羅斯之源流，與清代初期之交通，實爲治中俄外交史不廢之資料也。考中首言尼布楚本中國蒙古屬地，初非俄人所有，亦非甌脫之區，俄羅斯積漸蠶食而據之；至康熙兩次興兵，（一六八二至一六八八卽康熙二一至二七）遏其侵略，至議和定界，仍以尼布楚捐以畀之，皆爲實錄，以見中國尼布楚條約并無勝利也。

俄羅斯佐領攷，清黔縣俞正燮撰；正燮字理初，道光元年舉人。此考見其所著癸巳類稿；清康熙帝旣阻俄人之東進，於是凡俄人投降及戰時俘獲者，以懷柔之故，皆未殺害，特安置旗下，編成佐領；正燮勒官書所記，彙爲一篇，研其實本末。但此種俄人，歷數百年，必應衣冠變革，生殖繁衍，後竟未知歸於何所，抑皆同化耶？亦中俄交涉歷史中之特點也。

俄羅斯進呈書籍目錄，其記則不知何人所譯，何秋濤撰，據王之春使俄草紀載：『道光二十五年俄羅斯君主，因肄業換班生入都，繕進其國圖書三百餘種，七百餘冊，奉旨交理藩院收存。咸豐八年，文宗御筆圈出四十一種，皆輿地圖畫之書，進呈乙覽，其餘移存方略館；同治八年，復移存總理衙門書庫；光緒十一年，御史趙爾巽奏請，將俄人前進書籍交同文館繙譯，總理衙門陳覆，檢查俄文書籍圖說，現存六百八十二本。』按文宗取進閱覽者恐未交還，

故冊數與原目不符。」據同文館總教習丁韋良申稱：單內天算地理格物醫學等書，或六十年前，或百餘年前，所載已皆陳舊，不如新書之詳備，未必有裨時務。」云云。此述俄進呈書籍及儲存之始末纂詳。至所謂肄業換班生者，則緣俄羅斯於康熙二十八年定界議和後，即請派遣學生到北京學習清文漢文，藉通中國之內情，窺伺其便；中國反以上國自居，視同琉球，在北京爲設俄羅斯館，隸國子監，并選滿漢教習，教授滿漢文字，每十年換班一次，名額不定；此亦可見俄人之遠略，大彼得之雄圖，而中國人夜郎自大，正墮其計矣。

中俄伊犁定約談話錄，原名問答節略，一名金輶隨筆，舊刻各本，皆不著錄撰者姓名，據無錫楊楷重刊本序云：「光緒七年，俄人歸我伊犁，改訂和約，曾侯在俄先後疏陳辦理情形，派參贊邵友濂，賚送和約至京師，進呈御覽，并錄與俄諸臣問答節略，咨呈總理衙門，備存核。」又曾惠敏文集與陳俊臣中丞書云：「使俄之役，有問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不足復觀，倘我公亦欲閱之，下次當承命奉上。」如上所述，可證明此錄實曾紀澤自記。錄中稱俄爲鄂，本舊譯也。紀澤湖南湘鄉人，國藩長子，以蔭生歷官英法俄各國使臣兵部侍郎，諡惠敏。此卷談話錄，皆中俄伊犁條約會議之紀載，蓋俄人自經營中亞細亞，略有諸小國土地，其境遂與中國毗連；值中國太平軍起，內亂互十餘載，新疆僻在西陲，政治腐敗，官吏苛虐，同民不堪命，遂

於同治三年乘機叛亂，天山南北路城邑一時告陷，清廷無暇顧及伊犁爲西陲商務中心市場，俄人久欲攫取而未得，於是藉商口務，請進兵駐守，清廷未許。同治十年，俄逕取伊犁，久之始知會廷，謂俟中國將新疆收復，當交還。迨左宗棠率師勘定西域，俄仍牽延無意歸還。光緒五年，清廷乃特命崇厚爲全權大臣，赴俄交涉，俄派布策（駐華公使）會同議款，態度強橫，要求通商割地賠款三項（其目見談話錄可參閱）不啻戰勝國之對戰敗國之條件。中外譁然，皆以喪權辱國太甚，請廢約備戰。清廷下崇厚於獄，調會紀澤使俄改約。此次交涉，非常棘手，紀澤於是時曾致丁雨生書云：『總署有總署意見，京官有京官意見（指張之洞等）左師有左師意見（指左宗棠）俄人有俄人意見；縱有策畫於無可著棋之局，覓一劫路，其奈意見紛歧，道傍築室，助成者鮮而促毀者多，蓋不蹈地山覆轍不止也。』（按崇厚字地山）又云：『地山固太怯弱，又牽於私家之事，回華太急，近於專擅，與言路以口實。』可見其處境之困難，而崇厚顛預誤國之咎，實莫能辭也。然彼竟以明敏幹練之手腕，應付有方，先擬改約，後乃另訂新約，雖然補救崇厚所訂之約無幾，而確已煞費苦心已。其會議談話，具有嚴密一貫之精神，不但絕無空隙使對方襲擊，而且時時摧折對方之詞鋒，真外交家之模範，所以俄人亦贊嘆爲不易見之才云。

以上六種史料，皆系清代與羅俄斯交涉之記載，俄患侵入中國之史實；前四種爲尼布楚條約範圍以內之事，第五種則在尼布楚條約以後產生之事件，最後談話錄一種，是經過恰克圖條約（一七二七雍正五年）塔爾巴哈台條約（一八五一咸豐元年）愛暉條約（一八五八咸豐八年）天津條約（同上）北京續約（一六八〇咸豐十年）歷次俄人占絕大勝利，而中國一再訂定喪權辱國割地賠款條約之結果也。

論者或謂此帝俄時代侵略中國之陳蹟，帝國主義自然伸張之勢力也；然自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以後，屢次宣言：將俄皇政府與中國所訂協約，概行廢棄，并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強行掠奪所得者，盡行交還中國國民，洵堂哉皇哉之語。吾人處次殖民地水深火熱之間，誰不欣然接受，及優林越飛加拉罕，使節連翩，棄臨中國，謀國交之增進，予種種之提攜，似爲中國唯一之友也；而終以不放利益，且掀動中國內政，造成空前之慘劇，遂至決裂，變爲敵國；其宣言也，提攜也，僅留中俄外交史上曇花一現之痕跡耳。近者以日本關係兩國雖又恢復邦交，但究其實際，則尙在貌合神離之境，此又何也？然則林則徐先生之言，俄終爲我患者，竟不能根據時代之演進，國際之爭衡，而闢得一新途徑乎！余深望主持國家者，有以處之，負外交之責者，有以致之。

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程演生記於滬濱

目次

總序·····	蔡元培	一
序言·····	程演生	一
奉使俄羅斯日記·····	張鵬翮	一
與俄羅斯國定界之碑·····	徐元文	三
尼布楚城考·····	何秋濤	五
俄羅斯佐領考·····	俞正燮	五
俄羅斯進呈書籍目錄·····	佚名	九
伊犁定約中俄談話錄·····	佚名	五

奉使俄羅斯日記

· 專載

俄羅斯僻在漠北，從古不通諸夏，負勢險遠，未卽馴服，侵我境土；前遣師征討，立卽破滅。後蒙皇上寬宥，釋還俘囚；天地深恩，浹及異域。史冊所載，自古罕聞。乃彼怙終不悛，復踞雅克薩，遣兵圍困，彼勢蹙請和。茲蒙睿算周詳，特遣內大臣索額圖等往議，繼准憲臣馬齊疏請，兼差漢軍漢人大臣，擬出兵部尙書張玉講、吏部侍郎張集等五員，題請上特命張鵬翮、陳世安前往，索額圖等具使事機宜一疏，經議政王九卿議准，題奉俞允。三月初六日，蒙賜使臣鞍馬弓矢段幣有差。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陛辭，躬奉天語，訓誨周詳篤摯，其使事意指，咸稟廟謨以從事。云復賜索額圖等蟒服。

初二日，寅時啓行，出得勝門，士氣勃勃，軍容甚盛，按期行二十里，抵清河，上遣皇長子賜茶，列坐飲畢，望闕謝恩，乃行。暴日炎烈，士馬衆多，道旁井水，羣飲立涸；百姓夾道往觀，旌旆飛揚之下，見二漢臣，慷慨就道，攬轡欣然，莫不詫以爲奇。四十里過昌平州，鐵騎騰蹕，塵土撲面，

不暇辨十二陵矣。三十五里駐南口中；未刻，暴風，灑雨數點即止，暑氣稍解。

初三日早，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岔道，卽永樂駐軍處也。又二十里，次榆林驛，環溪列營，水濁不可飲，忍渴至夕，遣人馳山下取清水烹茶。是日，兵部理事臣張鵬翮語兵科給事臣陳世安曰：『孤遠微臣，受皇上特達之知，每慚不能報稱萬一，出使絕域，正當竭力致身，以圖不辱君命；荷蒙聖慈眷注，特降恩綸，此高天厚地之所以難酬歟！』世安每對鵬翮刻刻感念天恩，雖馳驅載塗，如神遊北闕，竟忘其在風塵鞅掌中也。按水經注云：『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更始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於居庸關，卽此。南則絕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哀鳴相和，羈宦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明更加修葺，因山爲城，環關六重，疊石絕巘，煙嵐相罩，高與雲齊。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今榜曰『天下第一雄關』，信哉。中有彈琴峽，兩山相疊，一洞對流，好事者飾以精舍，奉關聖君，丹巖壁立如玉筍，疊嶂若翠屏，又忽玲瓏倚伏，莫可名狀；俯瞰溪流溶溶，山光水月相掩映，杜子美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可移贈此。景志稱：『水流石罅，聲若調琴，』猶未盡也。明永樂北征過此，顧謂侍臣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良然。水經注云：『濕餘水出居庸關，東歷山南，逕軍

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山谷，軍都山也。』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元太祖從扎八兒計，兵由間道趨南口，卽此。帝京景物略云：『昌平州狄梁公祠，有唐時斷碑，其詞曰：「梁公爲昌平令，有媼子死於虎，媼訴公爲文檄神，翌日，虎伏階下，公肆告於衆，殺之，土人思公德，爲立祠。」』明紀李東陽詩云：『寄遠東，芻蕘與致，衝寒瘦馬不堪騎，心懸晉嶺瞻雲地，功在虞淵取日時。』馬上誦之，一句一感歎，不忍終篇。

初四日，行二十里，過懷來衛，石城完固，志稱：『唐開元中，張說始築。』今設一通判，三十里次土木堡，風猛沙撲帳內，熱氣蒸騰，無處可避，惟瞑目默坐而已。有頃，微雨始涼，聞土人云：『色徂蒙古，駐營山溝，夜發大水，衝沒殆盡。』今我軍誤駐此地，得獲平安，良由天眷中朝，使臣得以蒙休矣。按：明紀：正統十四年，歲在己巳，也先陷大同，王振狹天子親征，率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至大同，象緯示警，熒惑入南斗，會前軍宋瑛等敗績，乃班師。八月十六日，駕至土木，也先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走，相踏藉死；上乘馬突圍，不得出，也先遂擁之北去，衆欲害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爲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萬衆死亡之中，鏃矢大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鱗衣猶在，安得害之。十七日，北狩報至，京師大震也。先每載帝求索，衆議南遷，于謙力持不可，九月朔，郕王卽皇

帝位，人心始定。越庚午八月十六日，英宗還，也先遣五百騎送歸京。夫土木距京師二百里，明帝且蒙塵矣，我朝使臣持節，遠涉大漠以北，往來萬里，按轡徐行，仰見至尊，天威遐暢，功治兼隆，窮荒絕域，萬古所不及致者，罔不服從。經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之謂也。

初五日，行四十里，過保安城，城設參將一員。四十里過雞鳴驛，次上花園，雞鳴驛石城完整，渾河遶其前，背擁雞鳴山，峯巒聳峻，紺宇凌霄，蜿蜒十餘里，陵阜妍秀，楊柳依依，地志名曰『上花園』。遼蕭后種花處，河中石柱林立，相傳魯班作橋於此，期以雞未鳴而成，其姊修靜此山，勿使弟勞，預爲雞鳴，遂輟工。昔金幼孜聞此說，以無可考據，疑之。不知天地之人，何所不有，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與神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此似魯班作橋之說也。按北征錄：『雞鳴山起於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元史：『脫脫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順帝將敗於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後北還，其山忽崩，有聲如雷。』